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澳大利亚史

斯图亚特·麦金泰尔 著 潘兴明 译

A Concise History of Australia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澳大利亚史

斯图亚特·麦金泰尔 著 潘兴明 译

A Concise History
of Australia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市版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 - 2009 - 264 号

A Concise History of Australia 2nd (ISBN:9780521601016) by Stuart Macintyre first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rient Publishing Centre 2009

This book is in copyright. No reproduction of any part may take place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Orient Publishing Centre.

This edition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only.

此版本仅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销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澳大利亚史 / (澳) 麦金泰尔 (Macintyre, S.) 著;

潘兴明译.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9.9

(世界历史文库)

书名原文: *A Concise History of Australia*

ISBN 978-7-5473-0067-1

I. 澳… II. ①麦…②潘… III. 澳大利亚—历史

IV. K6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2242 号

责任编辑: 王卫东

责任印制: 尚小平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邮政编码: 200336

电 话: 021-62417400

印 刷: 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 × 960 1/16

印 张: 22.5

字 数: 310 千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80种,2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

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聂震宁

副主任 刘伯根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沛 马汝军 王乃庄 王晓德 刘北成
刘新成 汤重南 李工真 李 平 李安山
李剑鸣 宋焕起 张贤明 陈 恒 侯建新
郭小凌 钱乘旦 高 毅 彭小瑜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宋焕起 张贤明

副主任 李红强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卫东 王明毅 兰本立 郭银星

致 谢

一部简洁明了的历史著作必须建立在雄厚的历史研究基础之上。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可以发现本人对他们研究成果的依赖程度,我尤其要感谢那些阅读初稿并作出评论的朋友和同事:杰弗里·博尔顿(Geoffrey Bolton)、维里提·伯格曼(Verity Burgmann)、乔伊·达穆西(Joy Damousi)、帕特里夏·格里姆肖(Patricia Grimshaw)、约翰·赫斯特(John Hirst)、吉尔·罗(Jill Roe)、约翰·莫顿(John Morton)、皮特·尼科尔森(Peter Nicholson)、蒂姆·罗斯(Tim Rowse)和帕特里克·沃尔夫(Patrick Wolfe)。我特别指出吉尔·罗对历史学专业研究的贡献,还有杰弗里·博尔顿对我的知遇之恩,是他让我走上历史教学的讲台,而且仍然在给我谆谆教诲。此外,我还要感谢那些我教过的学生和指导过的研究生。

xii

在此,我还要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驻澳大利亚的责任编辑菲利普·麦吉尼斯(Phillipa McGuinness),他劝服我写这部著作,并帮助我完成此举。珍妮特·麦肯齐(Janet Mackenzie)是我大学阶段学习的启蒙者,对本书作了系统的编辑。乔纳森·里奇(Jonathon Ritchie)和吉姆·托尼(Kim Torney)在研究方面提供了协助。马丁·沃尔什(Martine Walsh)和罗莎·布里扎克(Rosa Brezac)减轻了我的学术负担,墨尔本大学历史系的同事们对我的缺席表现了宽容,澳大利亚学术

研究委员会 (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为本书的写作出版提供了资助。

xiii 为国际读者撰写一部国家简史,既是机会,同时也是挑战。澳大利亚读者会寻找熟悉的地标,教师们将得到组合的历史素材打上标签。但是,国外读者对这些史实十分陌生。对于缺乏基础知识的读者而言,一部以通常的尺度撰写而成的描述性历史,很难将澳大利亚历史解释清楚。提及姓名的做法对那些闻所未闻的读者来说,也毫无帮助。因此,我尽量避免以上做法,努力勾勒出粗线条的历史画卷,以历史特点统领历史细节。

这种方法本身很难做到四平八稳、面面俱到。专家们会仔细研读本书文本,找到感兴趣(或质疑)之处。那些强烈支持特定事业者,会从书中对所涉事业的关注程度,推断出作者的赞同指数。这种出于数据的推断无可厚非,我意识到所强调的内容的确表明了我本人的理解定式和倾向性。然而,我的目的是要阐释这些历史事实在国家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原因,以及它们继续引起讨论的原因。我力图将澳大利亚历史作为更大范围的历史的一部分进行考察,将澳大利亚历史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历史进行比较。其意图就是为以下的国外读者提供服务,他们也许看过一部澳大利亚电影,或者在电视上一瞥澳大利亚的自然历史,但发现时事报道中很难见到澳大利亚的踪影。在写作过程中,我考虑到了那些接触到澳大利亚自然景观和风土人情的访客,他们很难破解其中相互关联的逻辑关系。我希望本书能够将他们的所闻所见与更加系统的历史来源融汇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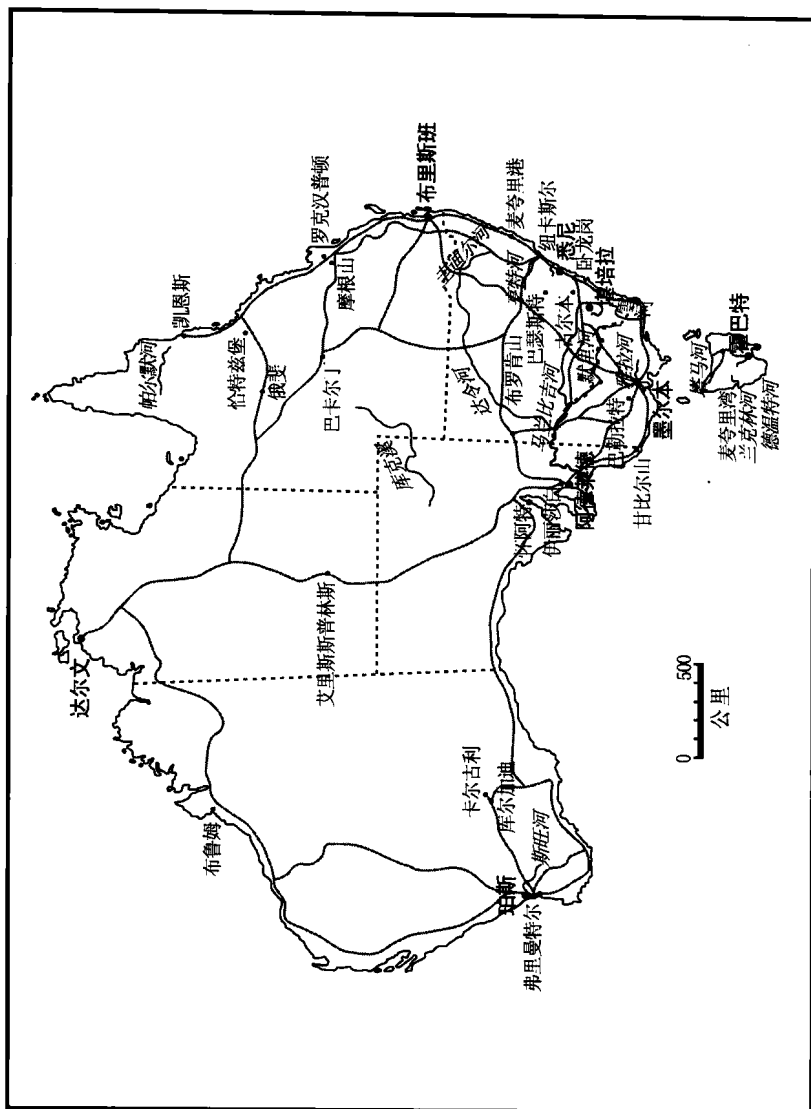
我将本书献给我的两个女儿,她们生于英国,长在澳大利亚,总是让她们的父亲显得学究气十足,同时以她们自己的兴趣和关注发号施令。

在对初版进行修订时,我对一些章节进行了修改,其中第九章作了很大改动。韦恩·吉尔林(Wayne Geerling)帮助我收集了更多的史料。我还从以下诸位的建议获益良多,他们是:艾伦·阿特金森(Alan Atkinson)、皮特·贝尔哈兹(Peter Beilharz)、安迪·布朗-梅(Andy

Brown-May)、迈克尔·克莱恩(Michael Clyne)、格雷姆·戴维森(Graeme Davison)、 Paula Hamilton)、凯瑟琳·马萨姆(Katharine Massam)、皮特·马西森(Peter Matheson)和皮特·斯皮尔里特(Peter Spearritt)。

斯图亚特·麦金泰尔(Stuart Macintyre)

2004 年 3 月



地图 1.1: 澳大利亚: 主要河流和城镇

致谢 / 1

第一章 肇始之初 / 1

第二章 新来者 (约 1600—1792 年) / 15

第三章 强制时期 (1793—1821 年) / 32

第四章 刑释年代 (1822—1850 年) / 48

第五章 进步时代 (1851—1888 年) / 78

第六章 民族重建 (1889—1913 年) / 112

第七章 国家牺牲 (1914—1945 年) / 144

第八章 黄金时代 (1946—1974 年) / 182

第九章 重建澳大利亚 (1975—2004 年) / 220

第十章 未来之路 / 262

引文资料来源 / 268

文献导读 / 298

索引 / 320

后记 / 343

x

xi

插图列表

图版

2.1 土著人在独木舟中 / 21

1

- 2.2 土著女人 / 24
- 2.3 库克船长升天图 / 25
- 3.1 两位土著勇士 / 36
- 3.2 朗姆酒暴动 / 41
- 3.3 卡林盖人邦加里 / 44
- 4.1 边境上的暴力冲突 / 57
- 4.2 副总督乔治·亚瑟向土著宣布的禁令 / 58
- 4.3 乔治·罗宾逊安抚范迪门地的土著人 / 60
- 4.4 1839 年悉尼的土著人 / 61
- 4.5 殖民拯救 / 68
- 4.6 殖民地的世外桃源 / 69
- 5.1 一群淘金者 / 80
- 5.2 土著人的仪式 / 98
- 5.3 剪毛工 / 99
- 5.4 家庭新闻 / 103
- 5.5 1880 年墨尔本博览会建筑 / 108
- 6.1 海员罢工 / 114
- 6.2 丛林诗人亨利·劳森 / 117
- 6.3 埃德蒙·巴顿和阿尔弗雷德·迪金 / 127
- 6.4 本地商标 / 135
- 7.1 比利·休斯 / 156
- 7.2 大萧条时期的简易住处 / 165
- 7.3 1938 年土著人的悼念日 / 172
- 7.4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与约翰·柯廷 / 176
- 7.5 科科达小道 / 177
- 8.1 1949 年的波内基拉移民接待中心 / 186

- 8.2 本·奇夫利、克莱门特·艾德礼与 H. V. 伊瓦特 / 187
- 8.3 罗伯特·孟席斯向伊丽莎白女王献词 / 194
- 8.4 1954 年苏联官员保护下的叶夫多基娅·彼得罗娃 / 197
- 8.5 取得成功的超级市场 / 201
- 8.6 1956 年悉尼的青少年 / 204
- 8.7 北部地区的土著儿童 / 207
- 8.8 冲浪救生员 / 208
- 8.9 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和哈罗德·霍尔特 / 209
- 9.1 马尔科姆·弗雷泽 / 221
- 9.2 鲍勃·霍克 / 223
- 9.3 码头工潮 / 238
- 9.4 落水的孩子 / 245
- 9.5 保护富兰克林河 / 251
- 9.6 航空公司的土著装饰 / 254
- 9.7 作为技术创新的共和主义 / 256

地图

- 1.1 澳大利亚：主要河流和城镇 / 4
- 1.2 巽他和塞胡尔 / 6
- 1.3 历史上澳洲土著群体的分布情况 / 11
- 2.1 澳大利亚及所在地区 / 20
- 4.1 陆地探险 / 51
- 5.1 各州与地区的边界划分图 / 86

第一章 肇始之初

1

关于澳大利亚何时以及如何开始出现的问题,其中一个答案祖祖辈辈都在学校里向学童讲授,见诸文学艺术、回忆录和种种周年庆典之中:即澳大利亚历史始于18世纪末。在欧洲对南方大洋数世纪之久的航行探险之后,英国海军上尉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于1770年航行到东海岸线,将其命名为新南威尔士,以英国君主的名义宣布拥有该地。之后不到20年,英国政府派出一支远航船队到新南威尔士,建立殖民地。1788年1月26日,船队司令官亚瑟·菲利普(Arthur Phillip)开始建立对东部地区的统治。上千名军官士兵、文职官员和流放犯搭乘首航船队的11艘船在悉尼海湾下锚登岸,打下根基。此后的契约移民和自由移民前往大陆的各个地方,探险、定居、占有和征服。

这是一个有关“努力号”唤醒沉睡大地的历史叙述。“努力号”是库克所驾坚固帆船的名字,也反映了手下船员的秉性。编年史家记载了首航船队运送的人员卸下物品、在悉尼湾树木丛生的坡地上清理出场地和建立第一个定居点的过程。在他们的笔下,文明时代到来了:英国钢铁制成的斧子落在南半球桉树上的声响,打破了原始荒野的沉静。

这些新来者带来了牲畜、植物和工具,也带来了思想宝库,其来源为启蒙运动的客观理性和相应的对于人类能力的信念、固有道德观、基督教福音主义的严峻使命和对市场的强烈渴望。这样的思想和行为使

2

欧洲确立了对世界其他地方的支配权。这样的成就反过来又促进了经济学、资源学、航海学、贸易学、生物学、动物学、人类学和历史学方面的认识和知识。

历史学为控制和支配客观世界、理解和操纵人类事件提供了新的推动力。对于地理和编年史、空间和时间在客观上的确定性和可衡量性的新认识,促使历史学成为独立于当事人观点之外的一门知识。同时,历史学揭示了持续不断的改善和进步的进程,为新旧交替提供了合法依据。因此,澳大利亚历史构成了英国、欧洲和整个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篇章。

这种历史语境下的澳大利亚开端,十分强调澳洲大陆的奇异之处。这里的动植物,甚至于人类居民都将传统的分类学逼向窘境:这些物种既是古老的,也是新生的。单孔目动物和有袋动物这些温血类动物通过产蛋或育儿袋生殖繁衍,似乎是有胎盘哺乳动物的原始先祖,同时也是大自然的一种令人惊异的现象。新南威尔士早期的一位法官和民谣诗人巴伦·菲尔德(Barron Field)写道:

袋鼠啊,袋鼠!
澳洲自有的精神!
从原始的荒芜之中,
历经失败而重振。
地球第五大陆的创造,
就此得到验证,
这更像是一种再生……

根据这种历史记述,新南威尔士(其前身为新荷兰)的特别之处,由于与帝国命运相联系而遭到弱化。殖民史的写作,是从英国和欧洲的殖民成就之上落笔的。在那些大英帝国最早的殖民者粗陋的即兴创作作品

3 背后,是对制度、习俗和期望的承袭。1803年,一个海军军官在南部海湾的一座荒沙山上,看到一批流放犯拖拉一辆大车,车轴没入沙中。他

不禁自得其乐,看到了:“又一个罗马,从一伙武装了的和技艺高强的……强盗联合中诞生。”

这个定居点被废弃,军官们后来返回英国,但其他人留了下来,重新确定其期望所在。这些幻想家并不仅仅是将澳大利亚看作是英国的翻版,而是视为全新的再造。他们认为澳洲大陆广袤的内陆提供了摒弃旧大陆的贫困罪恶和阶级特权的机会。随着 19 世纪中叶由罪犯流放地过渡到自由定居地和自治社会,关注的重点也由殖民模仿转向民族实验。同时,淘金潮的兴起、土地问题的解决和城市的发展,使得人们的心境由依附转为自足,历史研究也由对帝国遗产的发掘转向对自身发现的探究。

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相当长的时间内,殖民地民族主义的思潮主张将澳大利亚与英国和欧洲相区别。然后,当最后的帝国纽带切断之后,那种讨论有关母国和殖民地宗主关系的谈论,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取而代之的,是澳大利亚作为全世界移民目的地的观念。这个观念支持 20 世纪最后几十年里形成的多元文化立场,进一步削弱了 1788 年殖民地创建的意义。

对起源的淡化,使得澳大利亚历史变为一部包含旅途和抵达之类经历的记述,为所有澳大利亚人所熟知,这种情况延续至今。但是,这种淡化处理的权宜色彩过于浓厚。它未能满足情感归属方面的需要,只留下未经抚慰的痛苦心灵。这种无根的、只有奇异而无深度的情感,使得将人民与土地连接在一起的民族的过去加以整合的愿望受挫。最初的侵占,根绝了寻求土著文化归属感的期望。一部殖民化的历史则让位于入侵的记述。

到 20 世纪末,坚持澳洲本是一片无主土地的杜撰之说再无可能。这种说法称直到 1788 年英国人定居为止,澳洲是无人居住的,缺乏法律、政府或历史的地方。这样,澳大利亚的另一个开端已经显而易见。澳洲大陆,或更古老的塞胡尔地块,是一片更大的大陆,北面与巴布亚新几内亚连接,包括今天的塔斯马尼亚岛在内。这里是经过数万年演进的生活方式存在之处。这部大大向前延伸的澳洲历史,已获得越来越

越多的认可,反映了 20 世纪末的认知能力。它展示了社会组织、社会生态实践、语言、艺术形式和精神上对伟大丰富的古典文化的信仰。通过接纳土著人的过去,非土著的澳大利亚人将自己与这个国家联系在一起。

不过,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其原因并不仅仅是出于和解与和谐的愿望,而是由于受到了土著人在澳大利亚存在的挑战。与这部更久远历史被重新发现的同时,土著组织和文化出现复兴。两者之间相互促进,但推动力各异。对于土著人和托雷斯海峡一带的岛民来说,欧洲人的入侵是一个令人痛苦的事件,对其生活方式、健康、福祉和身份都造成了持久的后果。但他们的故事也是有关幸存的故事,只是通过他们的坚持和努力,习俗、故事和歌谣得以幸存。而当宣扬其文化引起对其幸存和权益的关注之时,土著人不愿意将文化控制权拱手交出。

对于非土著学者,甚至对那些最认同土著文化的非土著学者而言,他们有必要在其研究中寻找新的术语。人类学家不再能够仅仅入住一个当地社区,观察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和记载其言谈,接着便成为其代言人。考古学家不再能够在不考虑土著人情感的情况下随意发掘遗址。博物馆则不得不放弃收藏土著手工制品和遗骸。即使研究者将土著人在澳洲的存在时间大大推前,他们也被迫接受这些限制。这一种澳大利亚历史并不是将 1788 年作为开端,而是将距今至少 5 万年或 6 万年作为开端。但是,这种提法立即引起更大的争议,变化得更快,面临的压力也更大。

- 5 引起争议的原因,并非仅仅是文化所有权问题,而且也是在思想上和情感上的挑战。即使人们可以挪用其他文化,但他们是否能够了解这些文化呢?原有的历史研究称土著人是一种悲剧性的和令人厌烦的存在,是进步法则的牺牲品。拉丁语中的“*Ab origines*”一词的本意是原住民。尽管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试图寻找更确切的名称来称呼他们,但土著人一词延续至今的事实就证明了土著人长期存在的状况。

因此,土著人生活方式的碎片被拼装出来,放进史前史的拼图之中。这个拼图由在思维程度和行为能力处于不同阶段的民族谱系构